

盐运的智慧

明前茶

“这是百年前的保温杯吗?”
“不,这是‘引筒’,通俗来讲,就是船上的‘黑匣子’。”

在仪征十二圩的“江上盐都盐运文化展示馆”中,我见到了这样一件百年文物,它为三年生的老竹制作,中间套一个挖好的迷你木桶,外有铁箍,封牢,热胀冷缩可能产生的裂缝,加上闭合度很高的盖子,拧紧后非常像现在的养生保温杯。当地朋友介绍说,这就是当年运盐船上必有的“引筒”。运盐的客商会把船上淮盐的总量、运费、运达地点,以及运盐船上的船老大及雇员姓甚名谁,都以小楷恭录,卷起,用油纸包好,装入“引筒”中,随船交付客商,账目便清清楚楚;而万一发生船难,整船的盐都会翻入江中,化为乌有,责任是谁的,只要等这竹制的“黑匣子”在江水中漂浮起来,打开一看,一目了然。

晚清时期,长江涨岸,当地人围垦造地,诞生了十二圩这片土地。在十二圩,长江与大运河交汇的便利,触发了船运的兴旺,演绎出绵延60多年的盐运传奇。1924年出版的世界地图上,在当时上海、南京这两座大都市之间,不见扬州,“十二圩”的标注却清晰可见。可见,这里曾因为地利之便,迅速成为全国最大的盐运中转集散地。

当时,这里汇集了产自两淮地区的食盐,每一座雪白的盐山都有五六层楼那么高。每天,随着一声炮响,白底蓝字的“鹽”字大旗高高升起,数万盐工便开始了一天的劳作,扛大包的号子声逐渐鼎沸。有时扛到一半,天色突变,乌云压顶,盐工赶紧给盐山盖上防雨的茅草帘子。大雨倾盆之时,就算有防雨帘子,盐山也会被“淋瘦”,要不要紧?不要紧,千万不要小瞧中国人的智慧:每座盐山的四周,都挖有暗渠,雨水将白盐化为齏咸的盐水后,被暗渠收纳,曲曲弯弯,引入晒池,只需几个好太阳,白盐又会晒出,按比例分配,归于每座盐山。这可以将损失减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
数百艘驳船将盐包运到大船上,每天,2000多艘大船将通过30多个码头,每年将约15万吨淮盐转运到湘、鄂、赣、皖等地,卖给上亿民众。运盐的船都是庞然大物,中舱甚至可摆设酒席20余桌。照理来说,这样的大船是不容易翻的,但凡事都有例外,船员在节日喝醉了酒,船在闪避对面来船时撞上暗礁,遇见60年一遇的狂风巨浪,再大的船也免不了变成“泰坦尼克号”。万一船翻了,应该怎样结算损失、分摊责任,口说无凭,自然需要“黑匣子”里的契约。这是当时盐运业精细管理的成果,也是中国人未雨绸缪、性格谨慎的标识。



心愿 汪丽娟 摄

候车厅里的麻雀

董改正

候车厅里人头攒动,一遍遍播放着即将检票或即将停止检票的车次。这是一个充满流动性的地方,就像一个大坝的闸口,就像栖息在风中的芦苇上。几乎没有一张成人的脸是平静祥和的,即使在刷手机,即使定了闹钟,也会不时停下来,看看检票口和大屏幕。就在这时,叽的一声,飞进了一只小小的麻雀。

我应该是第一个发现它的,它正一边走一边跳跃一边踌躇四顾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在人满为患的大厅,在充满凶险的牢笼里——巨大钢筋水泥铸造的方柱、方墙、方形的穹顶,都贴着坚硬的,反射着冷光的瓷砖,一只弱小的麻雀如果误入,它一定会惊慌地飞蹿,寻找出口,或不停地撞击看似光明的玻璃,直到精疲力竭,羽毛纷飞,绝望坠落。

我走了过去。承接着巨大的玻璃幕墙的,是一溜貌似大理石砌成的墙根,节假日的时候,上面也会坐满旅客。此刻,有一个八九岁大的男孩跪在那里看向外面,一棵高大的绿植遮住了他的大部分形象,我只看到他不安分的脚,一伸一缩,一缩一伸。他的脚边,麻雀正在那里啄食,啄一下,抬一下头,跳一步,又低头啄一下。没错,那是一只麻雀。

“是一只麻雀!”我宣布。

那孩子触电一般收回了他的脚,坐在墙根上,缩着身子,双手抱着自己的身体,贴在幕墙上,似是怕惊扰了麻雀,满眼欢喜地看着它。我面前的一对正在吃原味薯片的母女,也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,“真的是一只麻雀!”女孩的声音颤颤

地,充满了惊喜。更多的人看过去。“一只麻雀!”更多的人用不同的口音说着同样的内容,说着一个极其平常的事物:一只麻雀。

很多人该是熟悉麻雀的:成群结队,呼啦一声来了,呼啦一声去了,叽叽喳喳,聒噪不休,绝无安宁的时候。小时候,我常被父亲抓壮丁——多是在玩得正起劲的时候,他说:“就知道玩!看麻雀去!”于是我便得到一顶只具象征意义的草帽,站在稻田、麦田或晒谷场边,与麻雀斗智斗勇。先是精神百倍,企图给个下马威,让它们知难而退,甫一露头,我便猛地跳起,挥动双手,伴以大声“哦豁!”麻雀们一惊一乍,惊慌作鸟兽散。我的得意未能维持三分钟,又有一群徘徊在天空,在附近的田埂上,在邻家的屋顶上,叽叽喳喳,伺机而动。我知道是无法毕全功于一役了,便奉行不抵抗主义,消极怠工,或者干脆做了逃兵。为了麻雀,我可是没少挨打。

广播还在一遍遍播放着即将检票或即将停止检票的信息,嘈杂,纷乱,人心不定。检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,他们仿佛在接受检阅,齐齐扭头注视那只一跳一跳的麻雀,目光微笑温柔。在这忙乱的驿站,流水一般的地方,这微笑弥足珍贵,他们定是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吧?就像我,父亲老了,田地并了,村庄空了,童年的记忆黑白了,奔走忙碌,仿佛时刻停留在大坝的闸口,栖息在风中的芦苇上,忙乱不定,我早已不是那个“哦豁”的少年,只有它还是记忆里的模样。

啄,啄,啄,啄一下便昂起头,走一步,淡定地看看人群,再啄一下。啄方便面的碎屑,啄面包屑,啄薯片碎屑,啄一切人类的遗留的食物,就像当年的它们,逐村而居一样。在这钢筋水泥的牢笼里,这只从天窗飞入的麻雀,就是很多很多年前,飘在风中的民谣。

小女孩捏碎了几片薯片,慢慢靠近它,轻轻撒在它面前。它恍然一惊,倏地飞起,从高高的穹顶边沿的天窗里,投掷而出。只留一线清冷的天光,从它飞离处,悠悠地洒落下来。

苦菜有味,小满亦足

王缘

在传统风俗里,小满是要吃苦菜的。加上这个时节苦菜到了最佳食用期,新叶尤为鲜嫩。于是,小满前后,我家餐桌上便常见苦菜的身影。

苦菜又叫苦苣,是一种菊科草本植物,叶子呈锯齿状,开黄花,一般采其嫩叶焯水后凉拌而食,或酿制成浆水饮用。外婆和母亲很爱苦菜,到了吃苦菜的时候,三天两头就要拌一盘。一袋刚采摘的新鲜苦菜,在她们眼中比金银珠宝还稀罕,择菜的时候眼睛放着光,一边摩挲一边连连赞其鲜嫩。

小时候,看大人们将苦菜视若珍宝的模样,让我对它的滋味生出了几分好奇,就餐时也跟着夹了一筷子。刚嚼两下就尝到苦涩的滋味,呸,我一口吐掉,一个劲撇嘴。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不敢再碰苦菜,只觉得外婆和母亲对苦菜的偏爱是自讨苦吃。

然而,每次苦菜一上桌,母亲不是把它当成珍馐美味,就是把它说成灵丹妙药,劝我多少吃一点。她不厌其烦地告诉我,苦菜对人身好,尤其在夏天可以起到清热降火的作用。在母亲的催动下,我才偶尔象征性地吃一点。次数多了,我也慢慢品出了苦菜的滋味,说不上喜欢,但不再抗拒。

对苦菜的改观,缘于一次学校组织的拉练活动。为了锻炼学生们吃苦耐劳的品性,老师带领我们顶着烈日走了十公里的路。午休时分,我们这群从未感受过生活之苦的学生们瘫坐在郊外的农田边,打开餐包一通狼吞虎咽。

打开母亲为我准备的饭盒,我看见饭盒里躺着半盒绿莹莹的凉拌苦菜,明白是母亲为我特意调制的清暑餐。那时又累又饿,我没有心思计较它的苦涩滋味,配着米饭呼噜噜吃下肚。那一餐,我竟然从苦菜中吃出了清新的回味,还感受到一种暑气消解的快意。想来,这些朴实无华的野菜保留了食物清淡的原味,只有饱尝辛苦的人才能从中品尝出甘美,汲取到抚慰。

我因此渐渐爱上了苦菜的滋味,爱上了苦菜中寄寓的生活哲学。生活的味道,用不着在浮华中捞取,只要用心领略,粗菜淡饭里也能觅得无穷乐趣。而小满这个节气,也有着同样的含义,人生之乐不在大满足,因为“水满则溢,月盈则亏”,小满即幸福。

如今小满吃苦菜的风俗依旧存在。大鱼大肉吃多了,偶尔一碟苦菜,倒更受人青睐,甚至成了时尚。那碧绿的苦菜仿佛是一道温柔的提醒,出现在菜场里、餐桌上,也浮现在忙忙碌碌的都市人心间。它告诫着我们,不要过度沉迷物质,不要忽略生活中原本随处可采摘的清欢。

